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翟 嵘

11月8日是中国记者节。对于从事新闻工作的人来说,这是不寻常的一天。

又到记者节,我想通过这篇小文,怀念一位老记者——萧乾先生。提起萧乾,大家肯定不会陌生。尤其是爱好文学的青年,一谈起萧乾,第一反应就马上会想到他是中国当代著名的作家和翻译家。记得初中语文课本上有一篇萧乾先生的《枣核》,短短一篇千字散文读来意味深长。后来我才知道,萧乾不仅是散文家,他更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记者。

萧乾先生在他25岁时写的《大明湖畔啼哭声》,是我喜欢的一篇新闻特写。1935年秋,山东境内的黄河几处地段发生决口,方圆几百里一下子变成一片汪洋。洪灾发生后,当局在济南大明湖畔设立了难民收容所。萧乾迅速写出了特写《大明湖畔啼哭声》,并发表在当年9月的《大公报》上。文章中,他采用反衬和对比的手法,在开头写道:“济南城里到处淅淅地流着小溪,也流着成群低声叹息的难民。大明湖又荡起秀逸的秋色了,风吹得尖长的蒲叶摇摇欲撼。青簇簇的千佛山依然迎面耸矗着,湖畔可失却了它往日的宁静。张公祠、铁公祠、汇泉寺,一切为文人雅士吟诗赏景的名胜,都密密匝匝地挤满了人。这样狼藉褴褛的人当然不是游客。他们不稀罕可餐的湖色和远山的倩影,他们直瞪着饥饿的双眼,张着乞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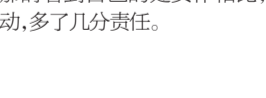


把责任扛在肩上

□张巍巍

记者,无冕之王。在别人眼里也许记者是一个风光无限的职业,但这份工作之苦与乐只有自己才会知道,这份工作中要担负起的责任只有记者自己才能体会。

九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2007年12月我加入到了《兴化日报》这个大家庭。刚成为一名记者时有着几分自豪,但更多的是忐忑。那那除了看各类报纸,就是跟着前辈外出采访。我觉得自己是幸运的,从这些前辈身上不仅学到了采访撰稿的技巧,还感受到了他们对记者这份职业的热爱。记得自己第一次独立采访的稿件登上报纸后,手捧着报纸看了看,读了又读,虽然篇幅不长,但那份喜悦至今还记得。现在几乎在每期报纸上都能看到自己的稿件,和那时看到自己的处女作相比,少了几分激动,多了几分责任。



在追梦的路上大步前行

□顾秀文

你有梦想吗?你的梦想是什么?你是否走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作为一名新闻战线的“老兵”,我无比自豪;我一直努力追求着自己的梦想,一路前行。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不凋零的花……小的时候,总有着很多的梦想,有些甚至谈不上梦想,只是年少的我对生活的种种渴望。满村找电视看的时候,有台大彩电就是我的梦想;一家人住在茅草屋的时候,住砖瓦房就是我的梦想……然而在我看来,真正称得上梦想,值得、需要我用一生去追求的梦想只有一个,成为一个优秀的记者。

说起这个梦想的由来,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个偶然。2003年的夏天,在经历了高考战场的

的路膊,争吞着才领到的黑馒头,嚷着要御寒的衣裳。”

萧乾忠实地记录了当时收容所里的惨状:深秋正用彻骨的冰冷提醒着人们隆冬之将至,收容所门前挤满了才逃上来的难民。他们几乎抖成一团,胸上写着号码的白布条迎风飘动着,也随着那些瘦弱的身躯颤抖。孩子们无力地跺着小脚丫,“冷呀,冷呀”地号啕着,那声音是有传染性的,一个孩子可以哭醒许多缩在避风角落的孩子们。哭,发泄了他们内在的要求,却更增加了冷意。一个中年妇人拉着个赤裸的幼孩,走在人丛的前列,向我大声絮絮叨叨地数落着:“先生,你给俺们想个办法吧。水是半夜来的,俺孩儿光身逃出来。俺想秋水后水必然退了,可是已经九月了,家还泡在水里……她抱起孩子挡着我的去路:“俺就

这么一个了!他爹前年给土匪杀了……”如今80年过去,萧乾笔下那大明湖畔的啼哭声,依然能够深深地震撼我们的心灵。那些哭泣的声音,母亲的眼神,孩子的天真,还是那样的震撼人心。我最崇拜萧乾,就是他通讯报道中无处不在的真诚、善良和悲天悯人。萧乾的通讯报道,不仅带有很强的新闻性,还有很高的文学性。

晚年的萧乾曾经说过,他最爱听人们叫他记者。如果有下辈子并可以再次选择职业的话,他仍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还做记者。我觉得,无论萧乾先生创作的是新闻报道,还是散文小说,其核心价值就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身为一名记者,就应当像萧乾一样,时刻把“道义”二字放在心中,做好党和人民的喉舌,不求名利,只为良知。



摄影，是我无声地叙述



记者感言

摄影，是我无声地叙述

□张委莹

喜欢摄影,因为它能记录下精彩的瞬间,更能在以后的日子里久久回味当时按下快门的情景、心境。

2006年夏天,我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台相机——Lumix DMC-FX1,对于一个普通的新家来说,它当时的价格并不便宜。然而专业知识学了很多,涉及摄影的寥寥无几,可我仍习惯将相机随时带在身边,透过方寸大小的取景框,似乎我的观察和思考就会变得不一样,能寻找到与众不同的故事和风景。小小的相机卡装满一批又卸载一批,甚至当电脑和移动硬盘都装满时,我仍不愿删去任何一张照片,因为这些“老朋友”是我一路成长的见证,缺一不可。

虽然对摄影发烧,可从未想过将它变成我的职业。去年,当我第一次触摸到的冰凉的专业相机时,我没有兴奋,更多的是恐慌,因为我开始意识到我的职业要在记者之前加上“摄影”二字,这两个字神圣而又沉重。当时恰逢秋收季节,连日的阴雨天使得稻谷无法晾晒,好不容易盼来晴天,农户忙不迭地摊开谷堆,铺出一条金黄的道路。他们开心地扬着稻,我蹲在一边卖力地按着快门。那一刻,我仿佛嗅到我的照片正弥漫着一种味道,叫泥土香。

茅山会船,万人云集,气势磅礴,却给摄影带来巨大难题,为了抢到的摄影角度,我坐着渡船登上河中央的船舫,零距离观察会船盛况。百舸争流,逐浪如飞,一声声呐喊铿锵有力,一次次挥臂震撼心扉,我的手指也像受到感染似的,不停地按着快门,直到晌午他们依旧热情不减。后来得知传统的会船寄寓了他们的美好愿望和祈盼,所以他们才会如此卖力,因为他们期盼国泰民安、生活富裕、人世昌盛、人寿年丰。那一刻,我仿佛看到我的照片正渗透出一种力量,叫信仰。

中秋佳节,举家团圆之时,入伍的新兵却迎来与家人的别离。当母亲亲手为哺育了19年的孩子穿上帅气的军装,细心地为他翻好衣领、整好衣襟时,母亲的泪泪扑簌落下,让人不由鼻头发酸,站在一边的我立即拿起相机,捕捉下这个场景。那一刻,我仿佛看到我的照片正流露着一种感动,叫亲情。

不止一次有朋友拍下我扛着相机的照片发给我,照片中的自己歪着头、咬着牙,左手托着长焦镜头,高耸着左肩,动作看起来很奇怪。有朋友打趣地问:“你是在‘凹造型’吗?”我只能苦笑回答,其实我只是手托不住了,只能靠肩膀的力量支撑着。重的不仅是相机,还有“摄影记者”这个称呼。

都说摄影是光影的无声叙述,除了要协调好光线,还要注重虚与实、虚与实、前与后、深与浅、明与暗、冷与暖、光与影、主与次的关系,每一张看似简单的照片背后都有一段说不尽的故事,这就需要摄影者花很长时间的准备和等待,更少不了孤独坚持与不断的自我交流。辛苦是必然的,可当过过境迁,回过头去看着自己捕捉下来的每个精彩瞬间,便觉得一切都值得了。

为梦而生,一生为梦而活着,我不要无所谓的存在过,“梦想就在前方,道路就在脚下,在追梦的道路上,我将继续大步向前,“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尤未悔”。

分,我以为我的梦想就此实现,可现实却给了我当头一棒。找不到新闻线索,有了新闻线索又不知道如何下手,……一系列问题接踵而至。那段时间,我曾独自一人骑着车在乡间的公路上四处乱窜,甚至一度迷茫,我是不是适合这份职业?我又能否做好这份工作?我是幸运的。在各位记者的指导、帮带下,我在一次又一次的实践不断提升自己的新闻采访、写作能力,也渐渐懂得了新闻采访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需要不断拓展自己的“朋友圈”,广布“关系网”,这样才能得到更多的新闻线索。

2009年,我独自一人跟电视台的记者一起远赴西安,采访我市在外打拼的优秀典



洋葱烧咸鱼

□黄德高

生活中,洋葱是很多人的最爱。这不仅是因为它的味高——无论是为主还是为辅,有它炒在锅里盛在碗里嚼在嘴里,就让人口舌生津食欲大振。还因为它神通了得——网上说,它有杀菌作用,可抵御流感病毒;它有消食作用,可治疗消化不良。此外还能降血压降血脂,防癌抗癌,延缓衰老、补充钙质……总之,是药食俱佳的“菜中皇后”。

可是,在我的菜系中,它却最不被待

见。大约五、六岁时,父母腌了一“牛头缸”的咸鱼,但是因为技术的偏差或是时间的不对,没到夏天,就有半缸的咸鱼发出了阵阵臭味。农民人家,鱼呀肉呀的都属于在它们前面加“大”字的东西,所以,祖母就将浸在卤中的咸鱼一条一条沥干了用草绳拴着挂在朝阳的土墙上暴晒。正好,那年有一个埃上的人家到我们那托卖洋葱,于是“洋葱烧咸鱼”就成了那个夏天我们家餐桌上的一道常见“小菜”。尽管爷爷说“生臭熟食”,尽管洋葱烧鱼下饭异常,尽管邻居家的同龄人看到我碗里的大块鱼肉满眼生羨,但是,一个夏天吃下来,使我从此不忘——那咸乎乎火辣辣下掩盖着的异味!何况,伴随着这舌尖上记忆的还有另一个画面:那挂在墙上的一条条鱼干上总有成群的苍蝇。

后来的若干年,我曾不只一次问过父

母:“洋葱是好吃,但那些臭鱼为什么就舍不得得了呢?”起初,父母还耐心解释:“怎么舍得呢?那个时候……”后来,他们就沉默来代替说明,因为他们也知道,其实我的问题与当时的境况早有了距离。

“怎么舍得呢?”现在的我当然知道这其中的秘密了。半个月前,我整理书柜,一本四方的“厚书”又从角落显现。那是一本上个世纪80年代还常被各级会计用来记帐的帐本,因为有很硬的封面很厚的内页,我从做大队会计的父亲那里得到后竟然用来作为珍藏某段人生经历的载体——我用胶水和一张贺卡或明信片粘在一页页纸的两面。这是云的,那是慕的;这是翠的,那是宏的;这是银于元日寄给我的,尽管上面的邮戳已经是1月5日,那是梅子一条条沥干了用草绳拴着挂在朝阳的土墙上暴晒。正好,那年有一个埃上的人家到我们那托卖洋葱,于是“洋葱烧咸鱼”就成了那个夏天我们家餐桌上的一道常见“小菜”。尽管爷爷说“生臭熟食”,尽管洋葱烧鱼下饭异常,尽管邻居家的同龄人看到我碗里的大块鱼肉满眼生羨,但是,一个夏天吃下来,使我从此不忘——那咸乎乎火辣辣下掩盖着的异味!何况,伴随着这舌尖上记忆的还有另一个画面:那挂在墙上的一条条鱼干上总有成群的苍蝇。



秋风中的美味

□苏宝大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香。”又是一年秋天,又到了品蟹最佳的季节。

古人说:“以其横行,则曰螃蟹。”虽寥寥几字,却写出了这个目中无人横行霸道的怪物的特性。每次吃到蟹,捧在手上,正反瞧着这个家伙,总会让我联想起有趣的事:比如美术大师齐白石,他在《袖手看君行》的诗画上题曰:“沧海扬尘洞庭湖,看君行到几时休?”据说此画是赠予一个日本人的。

其寓意不言而喻:看你小日本还能横行到几时?在那个战乱年代,齐白石能借画蟹来隐喻时事,来抒发胸中的伤感和郁积已久的愤懑。当日本人看到了这幅画,愤怒至极。

如今的人们,虾多蟹多钞票就多。更何况庐山珍海味中,螃蟹早被誉为“餐桌上的至高无上的美味”了。民间说:“不到庐山辜负目,不食螃蟹辜负腹。”可见现在的人们观念不同了,对螃蟹钟爱有多深,只看销量价钱就知道了。在宜人的秋天,吃的是螃蟹,玩的是庐山。提起这个横行的怪物,又令我想起曾经的古今中外的文人墨客为它而暗自流过口水呢!

梁实秋说过:“蟹是美味,人人喜爱,无间南北,不分雅俗。”梁实秋先生早年在大陆上的记忆中:秋高气爽的时节,大陆上任何湖沼溪流,岸边稻米高梁一熟,率多盛产螃蟹。在北方,在上海,小贩担着螃蟹满街吆喝。看来梁实秋先生虽早在1949年前就远离大陆去了台湾,心中却一直念念不忘惦记着幼时曾经难忘的人间美味——螃蟹。

“蟹是美味,人人喜爱,无间南北,不分雅俗。”梁实秋先生早年在大陆上的记忆中:秋高气爽的时节,大陆上任何湖沼溪流,岸边稻米高梁一熟,率多盛产螃蟹。在北方,在上海,小贩担着螃蟹满街吆喝。看来梁实秋先生虽早在1949年前就远离大陆去了台湾,心中却一直念念不忘惦记着幼时曾经难忘的人间美味——螃蟹。

成了种残忍的“杀虐”。唉!从这以后,他把这“人间至高无上的美味”作为他后半身一种永远的记忆,永远的神往。

唐代诗人皮日休《咏蟹诗》:“未觉沧海早知名,有骨还从肉上生。莫道无心畏雷电,海龙王处也横行”;李白《月下独酌》,“蟹螯即金液,糟置是蓬莱。且须饮美酒,蟹脚醉却来。”……素以好吃自居的东坡居士、陆游、袁枚等人留下关于蟹的经典诗文不在少数。

我现在也常常回忆小时候我跟着父亲亲身捕蟹的情形,那才是一种真正的乐趣呢。记得那时候的秋日,虽然秋水一天天消瘦,但小河水沟小渠里,水倒碧得很。晚上,和父亲拿上自制的网兜,脱鞋,挽裤管,拿火把,把手轻脚来到村庄外的小河沟小渠边,借着红红的火把,红红的月光,就见河坎、田埂、路旁,或碧清的河水里,不时发现横行霸道

的螃蟹在穿梭着。只要手脚敏捷,一晚上可逮捉到几十只又肥又大的螃蟹呢。那时家中佐料有限,回到家,清汤寡水煮着吃,照样鲜美得要命。怪不得螃蟹被称为人间美味呢。

但现在吃螃蟹最讲究的还是掌握时机。通常有“九雌十雄”之说。就以“重阳”来说吧,节前应品尝尝母蟹;节后就应品尝公蟹。吃蟹只有合时节,辨雌雄,才能真正吃出螃蟹的味道来。所以吃蟹不在于数量,而在于于它成熟的季节。

霜降前后,待到菊花黄、稻花香时,正是里下河兴化地区捕蟹吃蟹最佳的时机。此时,各地商贩食客纷至沓来,每天都有大量的螃蟹从兴化销往全国大小市场。



冰凉的水滴

□张 正

早上,进家门口附近的公厕洗手,冷不丁,面部有冰凉的水滴溅上,眼镜片上也落了一滴。我自己,洗得轻轻松松的,不可能自作自受。转身看,原来是刚从卫生间走出一个年轻人,他也在一旁洗手,洗完手,他用力甩了甩手,我脸上的水滴无疑是他甩过来的。

我皱起眉头,看了他一眼,想以此提醒他注意自己的动作。可他并没有察觉到我的反感,继续有点夸张地抬起双手,对着盥洗池前的大镜子,将了捋散在额前的头发,又是几星冰凉的水滴,甩到我的脸上。

那一刻,我有点愤怒了,我瞪着他,想对他说一两句话。很快,我又克制住自己的情绪,接着洗手,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他不是故意的,我敢断言,但可以说,他是一个不敏感的人,或者说是一个不自觉的人,因为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已经影响了我。

社会上,之所以有这样那样的矛盾,大大小小的纠纷,正是因为一部分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自觉或不自觉地妨碍了他人,被妨碍的那方,若能忍一忍,尚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若不能忍,矛盾随即升级,小纠纷会变成大冲突,甚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

生活在小区,时常听到楼栋间传来叮叮咚咚的钢琴声,喜静的我,庆幸自己不住在这样的楼上,否则我会发疯。一辆外地牌照汽车,硬生生停在我家车库门口,好不容易找来司机,

奶奶的小店

□顾 洁

早年,奶奶在农村开了一家小店,卖一些油盐酱醋、烟酒杂货,她每天在这片“田地”里快乐地“耕种”,早上出摊、晚上收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奶奶靠着这个小店撑起了一片天。

乡亲们都说奶奶有本“生意经”,小店的货物总是销得特别快,大家都总喜欢到她这里来买东西。奶奶卖东西薄利多销,她卖的东西价钱总比人家便宜一些,如果是散称重量的物品,她总会在称好后再加一点放在里面,亦或是以赠品的形式,给一同前来的孩子一个小玩具、小零食之类的。奶奶特意在店门口放了一张长凳,备上茶水、香烟和瓜子,热情地招呼逛街的乡亲,而他们走着走着,累了就坐下来唠唠家常,本来不想买东西临走都会带点日常用品回去。逢年过节,奶奶都提早进货,准备节假日需要的各种货品,这样当商品紧俏又价格上涨的时候,奶奶的小店就会异常的火爆。很多年过去后,当我们流连于灯光交错的大型

商场,看到节庆打折、买一赠一等活动的海报,坐在商场一角的茶座休息时,我不禁惊讶起奶奶的智慧!

奶奶虽然只读过几年师塾,没有太多的文化,却深知“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道理,她常说:“不义之财不可取”,大家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刚刚时兴游戏机,奶奶的店市口好,就有人想跟奶奶“合作经营”,在店里安装几台游戏机。奶奶却不为所动,因为她经常看电视,报道有些孩子因为迷恋打游戏上了瘾,成绩下滑,甚至辍学。奶奶说:“这种祸害子孙的事我坚决不能干!”就毅然决然地拒绝了别人的“一番美意”。

奶奶的小店规模小、经营种类单一,早就被时代所淘汰,但是她的店却充满了幸福温暖的回忆,虽然没有赚到太多钱,但却给我们子孙后辈留下了做人做事的道理,奶奶的小店永远留在我们的心里……



挚情

早年,奶奶在农村开了一家小店,卖一些油盐酱醋、烟酒杂货,她每天在这片“田地”里快乐地“耕种”,早上出摊、晚上收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奶奶靠着这个小店撑起了一片天。

乡亲们都说奶奶有本“生意经”,小店的货物总是销得特别快,大家都总喜欢到她这里来买东西。奶奶卖东西薄利多销,她卖的东西价钱总比人家便宜一些,如果是散称重量的物品,她总会在称好后再加一点放在里面,亦或是以赠品的形式,给一同前来的孩子一个小玩具、小零食之类的。奶奶特意在店门口放了一张长凳,备上茶水、香烟和瓜子,热情地招呼逛街的乡亲,而他们走着走着,累了就坐下来唠唠家常,本来不想买东西临走都会带点日常用品回去。逢年过节,奶奶都提早进货,准备节假日需要的各种货品,这样当商品紧俏又价格上涨的时候,奶奶的小店就会异常的火爆。很多年过去后,当我们流连于灯光交错的大型

商场,看到节庆打折、买一赠一等活动的海报,坐在商场一角的茶座休息时,我不禁惊讶起奶奶的智慧!

奶奶虽然只读过几年师塾,没有太多的文化,却深知“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道理,她常说:“不义之财不可取”,大家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刚刚时兴游戏机,奶奶的店市口好,就有人想跟奶奶“合作经营”,在店里安装几台游戏机。奶奶却不为所动,因为她经常看电视,报道有些孩子因为迷恋打游戏上了瘾,成绩下滑,甚至辍学。奶奶说:“这种祸害子孙的事我坚决不能干!”就毅然决然地拒绝了别人的“一番美意”。

奶奶的小店规模小、经营种类单一,早就被时代所淘汰,但是她的店却充满了幸福温暖的回忆,虽然没有赚到太多钱,但却给我们子孙后辈留下了做人做事的道理,奶奶的小店永远留在我们的心里……